

10 *Best Love Novels* · 欧美温馨情爱小说精选集

暖暖的都是爱

[奥地利] 斯蒂芬·茨威格 等著
刘文荣 选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10 *Best Love Novels* · 欧美温馨情爱小说精选集

暖暖的
都是
爱

[奥地利] 斯蒂芬·茨威格 等著
刘文荣 选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暖暖的都是爱/(法)巴尔扎克等著;刘文荣选编.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ISBN 978-7-02-007002-2

I. 暖… II. ①巴…②刘…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
世界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9401 号

责任编辑:马爱农
特约策划:秦俟全
装帧设计:李 佳

暖暖的都是爱

——欧美温馨情爱小说精选集
刘文荣 选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10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8.25

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978-7-02-007002-2

定价 19.00 元

前言

本书是一部温馨情爱小说选。什么是“温馨情爱小说”？让我来解释一下。

情爱小说人人知道，但情爱小说有哪几类？未必人人都留意过。大体说来，情爱小说既可以根据小说写到的恋情状态分为“初恋小说”^①、“热恋小说”和“失恋小说”，也可以根据小说为恋情所设的基调分为“喜剧型情爱小说”和“悲剧型情爱小说”。如果同时兼顾两面，那么就有六类情爱小说，即：“喜剧型初恋小说”、“喜剧型热恋小说”、“喜剧型失恋小说”、“悲剧型初恋小说”、“悲剧型热恋小说”和“悲剧型失恋小说”

当然，这样的分类完全是根据小说的重点来分的，因为就具体的一篇情爱小说而言，它很可能从初恋讲起，一直讲到失恋；也可能从初恋讲起，讲到热恋就结束了；还有可能，只讲初恋，然后就是失恋，等等。但不管怎么说，总有某一状态是小说的重点，或初恋，或热恋，或失恋。同样，“喜剧型”和“悲剧型”两种基调也只是指极端情况，大量的情爱小说很可能介于两者之间。但不管怎么说，它总会有所偏向，或偏向于喜剧，或偏向于悲剧。

那么，“温馨情爱小说”是什么意思？显然，“温馨”不是学术用语，而是鉴赏用词，意思就是指那种会使人陶醉、欣喜，或者会使人浮想联翩，乃至想入非非，或者会使人凝神静思、若有所悟的情爱小说。那么，这和前面的分

① 这里的“初恋”指恋爱早期，即刚开始恋爱，不是指“第一次恋爱”。

类又有什么关系？实际上，所谓“温馨情爱小说”，大体就是一部分“喜剧型初恋小说”加一部分“悲剧型初恋小说”。为什么都是初恋？因为初恋——两人刚刚相恋——最容易使人陶醉、欣喜，也最容易使人浮想联翩，乃至想入非非。为什么还有悲剧型？因为某种悲剧型初恋最容易使人凝神静思、若有所悟。不过——再强调一次——是一部分“喜剧型初恋小说”加一部分“悲剧型初恋小说”，不是所有这两类小说都是“温馨情爱小说”。

既然“温馨”是鉴赏用词，我们不妨在此对本书所选的有些“温馨情爱小说”做一点鉴赏。这样既可以作为“范例”，进一步说明“温馨情爱小说”的特点，还可以作为“导读”，有利于读者对这些作品的有效阅读。

首先来看《假面具下的爱情》。这是巴尔扎克的作品。一般说来，巴尔扎克的作品是不“温馨”的，因为他曾明确表示，他写小说是要做法国社会的“书记官”，也就是要记录法国社会的种种丑行，所以他写了卷帙浩瀚的《人间喜剧》。但《假面具下的爱情》却是个例外，它既没有被收入《人间喜剧》，也没有在巴尔扎克生前发表，手稿是在巴尔扎克生去世后从他的遗物中找到的。估计这是巴尔扎克年轻时写的，因为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奇异、诱人、很容易使人浮想联翩，甚至想入非非的浪漫故事。故事的关键是一副假面具——若无此物，整个故事将无以建构。但是，尽管故事很“险”，弄不好会漏洞百出，巴尔扎克还是把它讲得既可信又感人。一个年轻美貌、继承了亡夫大笔遗产的贵妇人，既想生个孩子，又不想结婚，甚至不想让未来的孩子知道生父是谁，竟想出了这样一个“高招”：在假面舞会上有意结识一个她看中的男人，随后把那个男人诱入她事先安排好的一个地方和她幽会，而她始终戴着假面具，不让那个男人知道她是谁。她就这样和那个男人幽会、做爱，然后趁那个男人还稀里糊涂的时候就把他送走。她如愿以偿，怀孕了，于是远走高飞，不知去向，而那个男人呢，却痴心地爱着她，明知她是在“利用”他，却还在苦苦地寻找她……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他们的命运如何？巴尔扎克一路讲下去，令人回肠荡气。

再来看《卡尔美拉》。这是十九世纪意大利著名作家亚米契斯的作品。

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年轻军官用真挚的爱情治愈一个疯姑娘的故事。卡尔美拉是海岛上的一个美貌、多情的年轻姑娘，她和驻守海岛的一名军官相爱，但那名军官却抛弃了她，换防后就一去不复返了，致使她因失恋而精神失常。接替这名军官的是个年轻的中尉，他一开始就很同情疯疯癫癫的卡尔美拉，渐渐地，他发现这个姑娘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于是便爱上了她。然而，她终究是个疯姑娘啊！于是，中尉决定，不管怎样，也要让这个美丽善良的姑娘重返生活，重新得到人间最美好的爱情……当然，小说的结局是卡尔美拉恢复了正常，而且和治愈她的中尉深情相爱。这是个令人欣喜的情爱故事，尤其是男主人公崇高的博爱精神，令人钦佩，令人鼓舞，令人相信人间终有真情。

同样，《茵梦湖》也是一篇令人凝神静思的情爱小说。这是德国作家施笃姆的名篇，以富有诗意而为人称道。一个终身潜心于学问的老人，回想起自己年轻时一段似恋非恋的往事，诉说着自己似悔非悔的情愫，透露出一种似有似无的愁意，给人以似悲非悲的感悟。人生啊，有多少事，只有在记忆里才美好！往日的恋情，当初如昙花般一现，如今在心头，却如磐石般永恒。往事如烟，但愿这烟，永不消散……读这篇小说，就如读一首诗，回味无穷。

《茵梦湖》若是爱情咏叹调，那么《妻子》便是婚姻赞美曲。这是被誉为“美国文学之父”的华盛顿·欧文的作品。一个丈夫，深爱着自己娇弱的妻子，但他却破产了，等着他们的将是贫穷、艰辛和困苦。他忧心忡忡——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他心爱的妻子：她怎么忍受得了往后的生活？他们不但要搬到乡下去住，家里还常常会缺盐少米。然而，他却没有想到，当他一无所有时，他还拥有世上最宝贵的财富——不是别的，就是他妻子！当看似坚强的男人在生活的重压下即将崩溃时，看似娇弱的女人反而会变得无比坚强！这就是女性的可贵之处。这就是有妻子的男人的幸运之处——妻子会像一棵大树一样支撑着他、庇护着他，直到他喘过气来，重整旗鼓。读这篇小说的男人会感到温暖；读这篇小说的女人会感到自豪。

除上述作品，本书所选其他作品也大多出自名家之手。普希金和安徒生不用说了；还有如《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是奥地利现代作家茨威格的名作，写得可谓惊心动魄；《特雷庇姑娘》则是德国现代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保尔·海泽的代表作，写得颇具《卡门》风格，又不失温柔。至于《弗洛里昂咖啡馆的椅子》和《痴心一片》，虽非名家之作，但前者意味深长，后者感情真挚，读之同样令人难忘。

刘文荣

二〇〇八年九月于上海

目 录



前言 1

假面具下的爱情 1

[法]奥纳瑞·德·巴尔扎克

卡尔美拉 45

[意大利]埃德蒙多·德·亚米契斯

弗洛里昂咖啡馆的椅子 81

[意大利]马里奥·索尔达蒂

小姐扮村姑 91

[俄]亚历山大·普希金

海的女儿 108

[丹麦]汉斯·安徒生

茵梦湖 129

[德]台奥多尔·施笃姆

特雷庇姑娘 158

[德]保尔·海泽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

小时 191

[奥地利]斯蒂芬·茨威格

妻子 246

[美]华盛顿·欧文

痴心一片 253

[美]保罗·维里亚德

假面具下的爱情

[法] 奥纳瑞·德·巴尔扎克

—

午夜的钟声已经响过，巴黎的一切还在活动。全城都在喧闹，全城都在寻欢作乐。这是狂欢节最后一天的晚上。

莱昂·德·布洛瓦，骑兵队里的年轻军官，走进歌剧院的舞厅；他在拥挤杂沓的人海中徘徊了个把小时，没有遇见一个相识的人；对两三个想跟他搭讪的女人，他丝毫没有理会。舞厅里既喧哗又闷热，他觉得气有点喘不过来了。这里正在举行假面舞会，看着那些蒙着黑色假面的怪物，听着刺耳的音乐，他茫然自问：这难道就是所谓的欢乐？于是，他挤到门口，想退出去了。

这时，有两位戴假面具的贵妇人正走下客厅的台阶。她们优美的姿态和艳丽的服饰非常惹人注目；一个没戴面具、面貌和蔼的男人用手臂挽着她们。一阵称赞的声音从她们周围升起，一群轻佻的年轻人开始跟在她们身后，向她们献殷勤。

出于好奇，莱昂也像他们一样跟着那两位贵妇人。不一会儿，迎面来了几个戴假面具的女人，而且也有一大群人跟着——这样一来，两群人面对面地合在一起，场面顿时混乱起来，以至那两位贵妇人中的一个——看上去很年轻的那个——突然发现自己和她的同伴分开了。她担心地向四周探望，想找到一个保护者。她的目光落在关切地跟随着她的莱昂身上，同时敏捷地拉住了他的胳膊。

“哦！我请求你，”她用动人的声音对他说，“带我出去，帮我找到我的同伴。”

“谨听你的吩咐，漂亮的假面。不要害怕，请跟我来，相信我会为你效劳。”

于是，莱昂用一只胳膊挽住她，另一只胳膊则把挡在前面的人推开。他带她到挂钟室^①里，请她坐在一张丝绒长凳上，便想替她去找点饮料。

“不，别忙，”她对他说，“我没有什么……对于这种无谓的恐惧退缩，我觉得有点可耻。”

“不过，我倒满心感谢：托它的福，我才被你挑选来做你的保护者。”

“是的，我承认你帮了我的忙，非常感激。我还要恳求你的保护，帮我找到我的同伴。”

“怎么，你想马上离开我吗？啊！就算是答谢，也得允许我陪伴你一阵。”

“那好，算作答谢，我们随便聊聊吧。”她好像很高兴地说。

他们重新就座，开始聊起来，彼此在机智而颇有趣味的谈话中消磨了不少时光。终于，那可爱的假面又提到要找她的同伴。

“但是，”莱昂问，“你的同伴究竟是谁？母亲？姐姐？还是丈夫？”

“丈夫！不，谢谢上帝。”

“你没结过婚？”

“我是过来人了。”

“怎么，已经是寡妇？我真替你难过！”

“谁对你说我不难过？所有的丈夫是不是都很好？所有的男人是不是都很温和？其中没有一个令人遗憾吗？”

“啊！真会骂人！谁要是能在你心中激起比较公正而温柔的感情，那真是千幸万幸！”

“对一个男人，我绝对不会……”

“怎么，你想使那些崇拜你的人永远失望吗？他们肯定是想……”

“我没有什么崇拜者，我刚从别处来，这里的人一个都不认识。”

^① 即大剧院里的休息室。

“一个都不认识！啊！漂亮的假面，我第一个来署名吧，而且永远是最热诚、最忠实的……”

“忠实？天哪！你假如再继续用这种口吻，我就要离开你了。”

“什么？难道忠实……”

“忠实不过是人家假装套住自己、其实想套住别人的一具锁链。我是自由的，完全自由的，而且希望永远如此；任何男人都不能使我违背我的誓言。”

“可是我，我不再是自由的了。这我感觉得到，但我并不抱怨。锁链是为我一个人的，你不能阻止我喜欢你，并希望……”

“喂，不，不，先生！我一点都不要人家喜欢我，我不要人家对我说这种话，尤其希望之类的话。”

“但是，你这冷酷的假面、不可捉摸的假面，你究竟要什么？我究竟要怎样做才能得到你的欢心？”

“要不疯狂、不欺诈，不夸张自己的感情。你不要以为讲几句浪漫的话，装出一种温柔多情的样子，就能使一个有理性的女人改变她的计划；你要顺从、谨慎，要有耐心，等我想好了，主意定了，那时或许……”

“那时或许什么？……可爱的假面，请你说清楚，让我明白我到底有没有好运……我会听从你的，会守秘密的，而且我也很有耐心，一切我都会答应……”

在这样说着时，莱昂用炙热和充满希望的眼光注视着这张冷冰冰的假面具；透过那面具，有两只又大又黑、温柔而晶亮的眼睛，显出一副冷静仔细的神情在打量着他。

她并不注意他刚才用来表白的那番热情，继续用一种似乎很亲切的口吻说：

“这根缎带，英武的标志，证明你在军队里服役，是不是？”

莱昂被这冷静怔住了，只能用一个肯定的点头作为回答。

“哪个部队？”

“我是第六骑兵联队的队长。”他不太高兴地回答。

“你也许是在度假吧？你的家在这城里？”

“不，我的家是在遥远的外省，清白而安分守己；不过，不十分有钱。我是随部队来到此地的。像你一样，我在这里一个人都不认识；也像你一样，我是自由的，无拘无束的。偶然的机会把我引到这里来，却遇到了你，好像就为了使我一下子失落我的灵魂、自由、安宁……”

“你还是说在这里遇到了一个冷漠的女人、一个不懂感情的女人吧！……这样的话我都听惯了。不过，我对于有些人的真诚还是知道善意相报的，只是这样的机会不多，尽管我此刻觉得我好像遇上了这样的机会，并且为此而感谢上帝。”

“可尊敬的神秘的夫人，但愿我能跪在你面前，并且对你发誓：从今以后，感恩而且卑下的莱昂·德·布洛瓦，为了报答这样一个甜蜜的自白，他什么都愿意去做！”

“一个自白？”她说，“啊！你把那些话看作一个自白？还能找到比这种男人更夸口的人吗？”

“要知道，因为太激动、太想得到自己热切希望得到的东西，人是不免会夸口的……不过，就算我夸口，我还是想知道，我面前的这位有趣的夫人究竟是什么人？我能不能拿掉这副挡着你的美貌的面具呢？我对它简直有点妒忌了。”

“恐怕没有这么容易。”

“啊，只要我能看一下你的美貌，我就能领会到……”

“你不能从我的眼睛里领会吗？”

“你的眼睛是迷人的，但如果再有一个温情的微笑，那该多好……”

她站起身来，随即用一种冷峻的语调说：

“不，你永远不会见到我，永远不会认识我，而且关于我的事情一点都不会知道。”

莱昂愣住了，过了一会说：

“谁见过一个比你更奇怪更任性的人呢？夫人，我再打扰你更久些也没用了。我知道，你要去会你的同伴……那就去找她们吧……”

对于他的气愤，她并不介意，而是打断了他的话，用一种迷人的语调问他：

“莱昂·德·布洛瓦，这是你的名字，是不是？骑兵第六队队长？你在这城里还要呆些日子吧？”

“唉！这和你有关吗？你这个铁石心肠的人，既然你不想再见我了，既然……”

“但是你怎么知道我不想再见你呢？难道这样几句话就扰乱了像你这样的聪明人的判断力吗！……我是很想再见你的……”

“噢！我的上帝，我亲爱的，你怎么样啦？”一个女人的声音在他们背后叫起来，“我们找你找了两个小时了。”

这是那位漂亮假面的女友和她的舞伴。大家重新见面，彼此略为谈了一些当夜所发生的意外的事情。“我真疲倦和厌烦得要命了，”刚来的那位贵妇人说，“我求求你，我们一起走吧！”

“我很愿意。我相信我在这里也没有什么事情要做了。”

“怎么，这样早！”莱昂大声说，“至少允许我送你上车吧！”

她挽住他的手臂，于是他们跟在另一对的后面。

“啊！我请求你，”莱昂继续说，“把刚才非常不幸被打断的那句好话重说一遍！就是我们再见的问题：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方式？……请你想在一刻之内我就什么都失掉了，除了这番记忆。你不想给它添上一点希望吗？……”

“那么，你不发脾气了吗？”

“别开玩笑，发点慈悲……你立刻就要溜走……叫我怎么能……”

“好，游乐日^①那天的舞会，我会再来。”

① 指四旬斋戒节第三周的星期四。

“要等三个星期！万能的上帝！这对于我可是三个世纪呀！”

“是的，三个星期！或者永远。”

“等到那时候，我一定会焦急和厌烦得要死的。”

“只能这样，否则会把我的计划打乱。”

“你的计划？……”

他们已走到门口。一辆马车朝他们驶来，夜晚使人辨别不出马车的颜色和马的样子。一个黑仆人打开了车门。

“至少，希望你，”莱昂接着说，“考虑考虑我的苦楚！”

“我相信，我会想念你的。”

说完这句话，她就轻捷地登上那辆装饰华丽的四轮马车。接着，马车就像电光般地驰去了。

莱昂目送着马车远去，仿佛那辆马车劫走了他刚结识的女人。过后，他不想再到舞厅里去了，便回到自己的寓所。他头脑混乱，心情激动，梦一般地回想着这件突然发生的怪事，并且责备自己当时为什么不想办法拖延一下。

“这个迷人的、神秘的女人，”他自言自语道，“究竟是什么人呢？她那高贵而端庄的样子，她那骄傲而庄严的态度，要设想她是个不正经的女人是不可能的……可是，她想做什么呢？她为什么既鼓励我又拒绝我呢？她有计划，她探听我的底细；还说碰见我或许可以使她获得幸福……可是，我却永远看不到她的脸，永远不会认识她！……也许，她只想寻我开心……啊！假如真是这样，那我也懂得怎样报复！……可是向谁报复？怎么报复？她完全可以不再到舞会上来，而我是永远也找不到她的……这真是太可惜了，她确实很可爱……她的身材那么轻盈窈窕，那么楚楚动人！她的眼睛那么漂亮，声音那么悦耳！说话那么有教养，而且那么机智！……这三个星期真是要等死我了！……要不，就在这三个星期设法找到她？……啊！还是早点睡觉吧！……”

可是，莱昂怎么也睡不着。第二天，他一早就起床，真的去寻找那个女人了。

二

第一个星期，他无休止地走遍了马路、商店、热闹场所和有玻璃门窗的地方，跟着那些和那个女人差不多模样的女人，但一次次都认错了——而且，几乎每次都遭人白眼。最后，他只得承认这是白费力气，便毫无结果地回去了。从第二个星期起，他就有点灰心了；到第三个星期，他开始问自己，是不是还要给一个也许只是为了作弄他而肯定不会兑现诺言的恶作剧女人当玩具呢？正在这时，他收到了一封短信：

德·布洛瓦先生肯定还记得：星期四凌晨一点，在歌剧院舞厅的挂钟下面，有人在等他。

读了这封短信，他的希望又重新点燃了。在指定的那一天，当午夜的钟声响起时，莱昂早已坐在那挂钟下面了，而且完全沉浸在一种充满爱的焦躁和强烈的好奇心的不安之中。

好不容易捱过了漫长的二十分钟，只见那可爱的人——她穿着白色开口舞衣——轻轻走来。她放慢脚步，让那些和她一起来的人走在她前面；然后，她点了点头，挽住了奔上前来迎接她的莱昂的胳膊。重见她是甜蜜的，心里充满着希望和幸福，莱昂一面温柔地紧挽着她那圆润的手臂，一面用动人的词句滔滔不绝地叙述他所承受的痛苦、他那些毫无结果的追寻、他的思虑、他的焦躁……她冷静地听着，突然打断了他的话。

“我的日子比你好过得多，”她对他说，“因为我所要知道的关于你的事情，很快就得知了。”

“关于我？”

“是的，一点不错。我打听过了，你对我说的都是真话，而且我还听说你很受长官的器重和部下的爱戴。还有人说，你就是对待女人也是老老实实的，说一不二。”

“那不过是我的本分，还是谈谈我们的事吧！你真的想过我吗？也许，你对我这么关心只是为了希望我值得你尊重，所以你就……”

“是的，是这样，因为这对于我的计划来说是很重要的。”

“啊！你的计划？可以让我知道吗？我请求你，可爱的假面，请说出来，对于一个心灵早被你占领、只要你说一句话他就愿意去献身的人，用不着这么不信任。”

“可我不能啊！”她感叹道。

莱昂半晌说不出话。

“啊！”他终于说了，“停止这种恶作剧吧！为什么要用这种一会儿甜蜜、一会儿冷酷的手段来折磨我呢？今天是最后一场舞会了，你可别一走了之……我会跟着你的，不管你到哪里，我都要跟着你，直到我能确信我会再见到你，我能向你吐露我的真情，并且从你那里知道，你的计划究竟是什么。”

“哦！不，不，不要这样，你首先要让我确信你的温顺和你的谨慎。我有几个条件要你接受，你要用名誉担保，还要签字向我保证，遵守这几个条件。”

“我要用名誉担保！我还要签字！”莱昂重复着她的话。他很奇怪，她对于在歌剧院舞厅里的交往，为什么也要这么一本正经，好像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他看看眼前这个戴着假面的女人，觉得她有点局促不安，好像正面临着重大抉择。她的胸脯一起一伏，显然很激动；他仿佛看到，她那张藏在假面下的脸也涨得通红。她呢，也正盯着他看，而且显然看到了他那副迟疑不决的样子。

不过，莱昂很快就下了决心，急切地回答说：

“你这个可爱而不可解的人啊！好吧，我答应，我把上次说的话再说一遍；我顺从，而且要谨慎。你有什么条件，我都愿意接受！只要你能报答我，让我能真正见到你，而且最后能……”

“那就好了。”她仿佛松了口气，轻声说——这与其说是在回答他的话，不如说是在自言自语。

可是，莱昂却没有留意到这一点，只是沉浸在自己的激动情绪中。

“啊！我太高兴了！”他大声说，“尊敬而陌生的夫人，那就让我们一起离开这讨厌的人群吧！让我们找个安静地方，在那里，你将允许我拿掉你这张讨厌的假面，而且允许我更自由地表达我的情怀。”

他说着就温和地拉住她的手，想带她走。可是她却把手缩了回去，仍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接着，她又以那种端庄而骄傲的态度，并用一种沉着冷静语调对他说：

“你这么想就大错而特错了，德·布洛瓦先生。你这种轻浮的感情和无用的表白伤害了我，使我感到不快。请你相信我，我绝不是像你想象的那种人。我有资格从你那里得到尊重和敬意，尽管我很愿意原谅你的过失，因为我承认我要做的事情确实有点独特，很容易让人误会。不管怎样，你必须照我所说的去做：明天你会得到我的音信，那时你就会知道我提出的条件。在此之前，你要有耐心，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说完，她就转身朝人群走去。他连忙跟了上去。

“不，我不能放你走！”他叫起来，“你不能这样离开我，这太冷酷了！你燃起我的希望，明知道我的感情，却故意要离开……”

“送我上马车！”她用一种命令的口气对他说。

他拉住她伸给他的那只手，仍在苦苦哀求，但毫无效果。

忠实的黑仆人已经站在门口。那陌生女人快步走向马车，在登上马车的一刻对莱昂说：

“请你记住，明天会有人来报信。”

“至少，请你允许我陪你一阵吧！”他还在求她，而且把脚放到了车旁的踏板上。

“关上车门，走！”她对黑仆人大声说。

她的命令马上被执行了。于是，莱昂又一次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希望